

编辑:何婷婷 Email:dysyb123@163.com 电话:5392320

■ 陈斌(鑫诚公司)

不经意间秋日染红了枫叶。姑母打来电话说家乡的银杏熟了。我收拾行李回老家小住了一阵,一来帮着忙秋收,二来去老家调养一下身子。

以前居住在小镇的时候,曾经有过迷茫。特别是在烟花三月,小雨下得缠绵悱恻,蜗居院中,小镇显得更小,让人惆怅顿生,向往远方。如今到了远方,整日风尘仆仆,还是怀念小镇的好,千丝万缕,仍情系小镇。

秋日的小镇完全不同于春日,总是秋阳高照,让人迷醉。小镇三面环山,山岭上种了漫山遍野的银杏,入秋后银杏开始了一年中最华丽的篇章,满树叶儿镀上灿灿的金黄,枝上挂着串串银杏果。从远处看去,就像是小镇裹起一道金边。

蛰居小镇的日子充裕而惬意。黎明时分,姑母便早早地起床了,担着一对箩筐,循着鸟鸣声踏入银杏园。那些炙过阳光、淋过风雨的村民们也早早地出工了,他们浴着清晨的曙光,挑着空空的箩筐走过黎明的田路,三三两两地进入银杏园里。树梢上挂着串串喜人的白果。家家都备了一二个钩镰,姑母用钩子钩住侧枝往下拽,白果便哗啦啦地落下来,我弯下腰忙着拾进箩筐里。这时候的姑母,笑容如同阳光一样灿烂,身影如同秋蜂一般繁忙。等采摘了半箩筐,我便担起箩筐往家中挑,晾在堂屋的水泥地上,覆上湿草,再往银杏园里装第二担。

不忙的日子则格外地清闲。尤其在秋高气爽的时节,一个人去小镇周围的银杏园里走走,一阵阵秋风乍起,满林的银杏叶唰唰地响,像无数金箔在晃动。杏叶飘然落下,不由地诗意顿发。碧云天,黄叶地,秋色连波,波上寒烟翠。夜晚枕着风吹银杏叶的声音入睡,夜夜都是好梦。

有时也到半山腰的凉亭去坐坐,或者带上一本书去读读。那是原先守林人看山用的,如今成了一处观景的平台。站在那里,可以把小镇大半的景色收入眼底。那是一处绝好的心灵栖息之地,静静地坐在那里,翻晒心情,奔驰思绪,听小溪流过山涧的声音。坐到日暮时分,太阳斜向山边落下才动身回家。走在晚霞映照的石子小路上,满眼是一种无法言传的美,仿佛一幅画卷。

蛰居小镇,不用刻意去某一处寻找秋色,也不用匆忙地去挤公车,更不用在心里装满各种繁杂琐事,可以像模像样地生活。就像一只悠闲的鹅,可以在自己喜欢的田间地头悠闲地踱步;也可以像一只燕雀,栖息在树梢上,看天外鸿鹄展翅,只心仪自己窝内的幸福安详;也或像一个疲惫的旅人,静静地躺下,再疲的身,再倦的心,都可以被小镇涤荡得清新如初。

蛰居家乡小镇,不是红墙黛瓦旧时光,却是青衣黄叶秋风爽,闲庭信步嗅泥香。

○ 亲情物语

## 母亲的偏方

■ 汪亭(安徽 合肥)

近几日,气温变化太大,一不小心患了感冒,嗓子干痒,还咳嗽不止。吃了一些药,其他的症状有所缓解,但咳嗽仍旧整日不断。

晚上给母亲拨了一个电话。听到我在电话里咳嗽,母亲立刻关切地询问:“怎么感冒了啊?有没有吃药啊?”我随意地说:“吃了,可咳嗽都好些天了,就是不见好转。”母亲脱口而出:“多泡泡脚,用红糖生姜煎鸡蛋吃呀。”听到这句话,我的心不由得一阵温暖。

小时候,我的体质很差。每年的冬天,我都要感冒好几场,随即又引来咳嗽。一到这时,母亲便张罗着给我泡脚。扎一把糯稻草放到锅中,烧上一大锅的水,慢慢地煎煮,而后将烧开的水与糯稻草一起倒入木桶里。深深的木桶中,母亲会垫上一个小小的板凳。我坐在床沿,双脚伸到木桶里,搭在板凳上,任热气蒸腾我的腿脚。为了保持水温,母亲还得拿雨衣和被子把木桶盖严实。

“有钱人吃药,没钱人泡脚。”从小,家里穷,一旦感冒咳嗽,母亲就喃喃地告诉我这句话。糯稻草泡脚,是母亲的偏方。但我喜爱的,是另一剂偏方——红糖生姜煎鸡蛋。甜甜的红糖水,加上香喷喷的煎鸡蛋,实在好吃。这个偏方,治疗风寒引起的咳嗽是非常有效的。

鸡蛋是家里母鸡生的,平时母亲大都拿到村里的小店换些油盐。红糖更是奢侈品,家里很少看见。偶尔的一次,就是做煎鸡蛋。一碗红糖生姜煎鸡蛋,母亲做得不焦不嫩,香甜可口。鸡蛋要煎八成熟,接着倒进生姜末和红糖,等鸡蛋快熟的时候,再加入一碗水煮开即可出锅。

脚下热水蒸气,手上红糖鸡蛋,让我在寒冷的冬夜里暖意洋洋。系着围裙的母亲靠在床沿儿,不停地催促我:“快趁热吃,快趁热吃!”于是我大口大口地咬着鸡蛋,喝着红糖水,不一会儿,额头就渗出了密密麻麻的汗珠。母亲赶忙拿出毛巾帮我擦汗。一碗鸡蛋很快吃完了,母亲接过碗筷时,总要说上一句:“出了汗,睡一觉就好了。”

这些简易偏方就对了,却十分的管用。只需连续泡上两个晚上的脚,吃两碗红糖生姜煎鸡蛋,我的感冒咳嗽就会好个七八成。从小到大,母亲一直这般不厌其烦地为体弱多病的我日月操劳。

转眼间,时光荏苒,那段贫穷的童年岁月早已离我远去。可矮小的母亲围裙灶台制作偏方的情形,却历历在目,仿佛昨日。

○ 心灵鸡汤

## 秋日蛰居小镇

○ 铜都诗抄

## 退后的风景

■ 梅晓艳(铜绿山矿)

在人生的列车上  
所有经历过的美好  
一如车窗外那退后的风景  
只在这一秒

遇见你的美好  
却不能停止住前进的双脚  
总以为  
还能够再一次

重温邂逅的心跳  
当步履蹒跚  
才豁然明了  
逝去的时光

退后的风景  
悠悠远道 相期渺渺

○ 有情情怀

## 坐着火车去渣冷

■ 李鸿(冶炼厂)

早就听同事谈起,沿着我们电炉下面这条长长的铁路轨道,向着日落的方向一直走,出了厂门,翻了小山,过了村庄,最后就会来到一个叫渣冷车间的地方,那是我们冶炼厂最偏远的车间。听说那里不仅环境优美、景色宜人,而且特别宽敞开阔,以前冬天起北风的时候,要是高大的龙门吊车没固定好,会被狂风推着呼呼地跑。那里还可以看到渣包水冷时白色蒸汽在厂房里萦绕盘旋,看到火车拖着长长的尾巴从天边驶来,听到清远悠长的汽笛声,是一个神秘而又让人神往的地方。这天上班,正好碰到炉后同事要去渣冷车间磅房确认渣包重量是否合格,我连忙让他带上我,趁机圆一圆我的渣冷梦。

趁着火车等渣包放满的间隙,我和同事顺着陡峭的楼梯登上了挂着“东方红”车牌的绿壳火车头。第一次站在火车头的我不免有些好奇,站在车头四处张望起来。顺着阳光照过来的方向,我看见不远处的备料十号皮带厂房里,一个蓝色的身影正围着运转皮带不停地忙碌着,他时而转到出料口处调整出料

量的大小,时而站在皮带旁拾起矿中的杂物,时而撬棒清理清理皮带尾部下料口的结块。看着那犹如长蛇般的黑色皮带因为他的细心操作而运转通畅,那些不时折射出太阳亮光的铜精矿不停地输送到下一个工序,我心里不由地升起一丝感动:我们的备料工人不正是一只只勤劳的蜜蜂吗,他们正在为大冶有色美好蓝图的实现而辛勤耕耘着。

正想着,火车汽笛声突然响起了,紧接着又传来车轮和铁轨摩擦发出的“铿噔、铿噔”声。火车启动了,顿时一股清凉的风迎面扑来,让人感到好不惬意。火车一路向前,就到了硫酸车间。看着一座座高高大大的硫酸、酸塔直插云霄,成百上千根管道纵横交错其间,我感到特别地骄傲和自豪。曾经因杂质含量过高而被当成废价出售的硫酸,这些年来经过有色人的不断科研攻关与创新,现在已经从中开发提炼出高纯硫酸、镍、硒、二氧化硒等高附加值的衍生产品了,昔日的滞销品如今变成了畅销品,往年的废水今天已经变黄金了。这时,停留在酸罐下鱼贯穿行的酸罐车也吸引了我的注意,只见三四个操作工各自站在酸

罐旁天桥上,熟练地扭动着阀门,白色的硫酸在酸管里唱着欢快的曲子,哗哗地向酸罐车里流去。望着那些排得犹如长龙的车队,我仿佛看到了大冶有色在“以市场为导向,以效益为中心”的经营思路引领下,一路披荆斩棘勇往直前,向着千亿企业的目标大步前进。

当火车驶出了冶炼厂西门,连绵的青山、广阔的田野、茂密的树林、零星的小屋、憨厚的农夫也像幻灯片似的轮番地在我们面前出现,好一片恬静迷人的自然风光,让人深陷其中不愿醒来。伴随着汽笛的两声清响,一旁的同事用手推了我:渣冷车间,到了。

我抬头望去,只见在大片大片的绿树丛里,一段段红色的围墙慢慢露出它的模样。下了火车,当我们站在渣冷车间的正中央,才真正感受到渣冷车间的雄壮大气。这里所有的机器设备都是庞然大物,有望不到边的厂房,小山似的渣场,齐天高的龙门吊车,房子般大的抱罐车,就连我们平时觉得大块头的渣口机、铲车都在这里成了“小不点”。而当我站在那犹如哨兵般站得整整齐齐的渣包中间,仰望它们一个个敞开

口,冒着阵阵缕缕的白色蒸汽,我不由恍惚起来:我是不是也像爱丽丝一样,梦游来到了一个仙境的地方?身边工友们熟练地操作着抱罐车把渣包一个个叉起,又运到指定的地方放置水冷,看着那一架架巨型机器设备在他们手中举重若轻的样子,我突然感到他们平凡工作中的伟大。我们大冶有色一步步地从小变大、从弱变强、从无到有走过来,不就是靠这些工人不断学习、辛勤劳动、乐于奉献,一点一滴地积累,最终才积沙成塔的吗!

“呜呜——”火车鸣起了回程的笛声,我和同事又再次站在火车车头上。同事兴奋地挥舞着手上写满数字的纸片对我说:“有了这些数据,我们以后放渣时就可以根据渣包上空的高度准确判断渣包的重量了,这样就保证以后渣包不会过重或是过轻了,可以大大节约渣冷厂运输成本了。今天的收获可真不小!”看着渣冷车间的厂房在视线里慢慢变远,慢慢变小,直至消失在地平线下,我心里有太多的留恋和不舍,也忍不住喃喃自语道:“今天的收获真不小。”

○ 人物故事

## 鱼渔愚(二)

■ 袁黎明(铜绿山矿)

渔趣

既然那么卑微的小生物(鱼虾和我)都能受到白雪公主的青睐,我的渔趣和技能日见高强。由小到大形形色色的鱼儿被我以各种手段弄回家来,父亲抽空贩卖或换回一些日用品。

拿手把戏是刷参子,这种黄挂条子是很好被愚弄的。一根两米多长的小竹条上系一根两米多长的丝线,弄一些蜘蛛网丝团成小球粘裹住鱼钩,这玩意鱼儿永远也不会咬去,每天换一次即可。放学了,夕阳下,油参子正成群结队在河面上嬉戏,甩下钩线,一群鱼儿争抢蛛网靶,一提一甩一条有准儿。刷参两小时可获二二三斤,卖给小饭铺能收入二三百元(旧币,合今二三角钱)。那时候一位南下资格的国家机器里的公务员,月薪也就三十多万块钱(等于现在的三十多万)。

兰溪河岸上的垂钓生涯并非总是刷参子,星期天、节假日我会正儿八经地钓鱼几个小时。江河垂钓几乎不要打固定的诱饵窝子,选好地儿耐心坚守就有收获,那年头没有什么是工业污染造成的说法,鱼虾似乎普遍地多。以水面到河底的深度决定浮标,让上了蚯蚓的钓钩接近河底。黄粘丁(黄颡鱼)咬钩不像鲫鱼那般温柔,小鱼儿迫不及待狠狠地一口咬住,猛地发力斜甩上来,再放地上小心地掐住头部两边鳞片下部,卸钩丢入盛了清水的木桶中。钓的鱼

黄粘丁千万不可迎面甩提,有一回赤膊上阵的我,猛地甩上一条黄粘丁,它带刺的硬鳍猛地扎入我的肚皮。虽然咬紧牙关拔了出来,那渗血的钻心之痛,使我至今瞥见留下的疤痕,依旧隐约有痛感,实可谓血的教训。这家伙现在很名贵,是大酒店的宴席珍馐。遥想当年,草根小民也可以加酸芥菜煮汤下饭的。

钓黄粘丁有时也能钓上喜头(鲫鱼)。碰得巧,运气好,还能钓上一条大白鲢,可以发一笔意外小财。因为故乡民俗怀孕女子煎吃白鲢,所避小孩不会患惊风症猝死。似乎我在童年就把好运气用完了,常常钓到大白鲢,一条就能卖到三万元(旧币,合今三元)。鱼是愚蠢的东西,“人为财死,鸟为食亡”的俗语之后还加上“鱼为饵吞钩”。百千万年前辈死于诱饵,后裔仍却不会总结经验教训,仍然前赴后继地成为人类盘中餐。当然,也因为人类那“万物皆备于我”的观念。

鱼愚

靠山吃山近水吃水罢,人类谋生手段与其生存环境紧密关联。生在江河湖港间,愚弄鱼的手段我是越来越多也愈来愈精了。先是以篾丝编织的扒碗搭捞小鱼小虾,长大点儿就能飞叉捕杀,再长大些还能够潜入湖底深水摸鱼。能在水下憋气两分多钟,深潜湖底抓捕混入泥中的鲫鱼,滑溜至极的鲶鱼,就连那背脊上武装了伤人利刺的鳊鱼也能被我在水

下盘得服服帖帖地逮上来。大叔大伯们从《水浒传》借用头衔为我加冕,称我为“浪里白条”、“浑江龙”。这些大人们救封的雅号愧不敢当,鄙人从没有梁山好汉那样的“造反精神”,倒是很乐意接受同辈人的谑称,他们叫我“乌鲤”。现代人想发财,叫它们财鱼,只是个吉利称谓,实则也就是乌鱼。或许它们似兽类中的豺狼,称其豺鱼,谐音为财鱼罢。这种鱼通体乌黑也叫做黑鱼,浑水土语称为乌鲤。这家伙甚是凶猛,身材呈流线型,速度极快,牙齿锋利,是食肉动物,堪称淡水霸王!一般鱼类遭遇它如见煞星,只有逃遁的份儿,否则,则成为它的裹腹之物。逮它并非易事,速度快、冲击力大,而且体涎充足滑腻不亚于黄鳝、泥鳅。我被称作乌鲤只是形似而非神似,身体被水渍日晒乌黑且有光泽,水珠不沾,行动快捷身手矫健。乌鱼滑体不滑头,非我族类,我可是万物之灵的灵长类,乌鱼在其族中称王称霸,碰见我依然是小菜一碟而已矣。且看鄙人手段——

莺飞草长四月天,柳荫下,池塘边,雌乌鱼泛籽,排出一大片用腥腥的粘汁连结着的鱼籽,晶莹地浮在水面,细观察会发现鱼籽甚至鱼爸在巡逻护崽。这时候,我以粗竹棍系粗鱼线绑大钩,钩上随便弄一陀荤腥作诱饵,往浮着的鱼籽上砸去,那鱼爸或鱼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态度,横冲直闯而上,一口死死咬

住入侵之敌。那结果当然是“鱼呀鱼你莫怪,你是人间一道菜”。再一次如法炮制,剩下的鱼妈或者鱼爸也是毫不犹豫地慷慨赴汤蹈火。有时甚至连钩都不必安缴,诱饵也免了,只用一团棉花或布片,它们照样狠狠咬住不松口,那种甘心牺牲的护犊之情真是感动天地!伊们怎么就不明白“留得青山在,不愁没柴烧”的道理呢?却因为愚蠢而枉送了卿卿性命。

乐府杂曲:“枯鱼过河泣,何时悔复及。书作与鲋鲋,相教慎出入。”腌鱼干能哭会写信?当然是诗家的拟人教诲;不可贪饵吞钩!鱼者愚矣,乌鱼更是有勇无谋的狂徒,以它们在淡水鱼类中的霸主地位,也只有鳊鱼、鳊鱼、鲶鱼们勉强可以跟它们较劲,饿极了偶尔会冒险去吞噬它们的子孙。其他鱼种避之唯恐不及,何敢太岁头上动土去招惹它们哩?它们也不晓得动动脑筋分析一下,我们人类对那微不足道的浮子浮钩,是一丁点儿兴趣也没有的,我们所垂涎的是极具滋补作用的黑鱼汤。

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,《红灯记》里李玉和的唱词基本接近真理。我那愚弄鱼的本领使我在十二岁之前,就撑起了我们家经济来源的半壁江山。而且外人毫无觉察,也就没人找我上缴税费。然而,“福兮,祸之所伏”,我连小学都不曾读完就辍学成了职业的捕鱼类杀手,落下个无学历、无文凭、无职称的“三无汉子”的终生遗憾。(未完待续)

【职工摄影】

点亮希望

柯学(冶炼厂)

